

感悟文学大师经典：60

云萝姑娘：庐隐作品精选

主编 萧枫



辽海出版社

云萝姑娘：庐隐作品精选

主编 萧枫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萝姑娘：庐隐作品精选/萧枫主编. —沈阳：辽海出版社，
2009. 2

(感悟文学大师经典：60)

ISBN 978-7-5451-0329-8

I. 云… II. 萧…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5771 号

辽海出版社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邮政编码 110001)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375

字数：11860 千字

200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孙德军 于文海 陈晓玉

定价：2980.00 元(全 100 册)

前言

文学作品是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对于我们的人生具有潜移默化的巨大启迪作用，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增长我们的知识，陶冶我们的情操。

文学大师是一个时代的开拓者和各种文学形式的集大成者，他们的作品来源于他们生活的时代，记载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缩影，包含了作家本人对社会、生活的体验与思考，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具有永恒的魅力。他们是我们心灵的工程师，能够指导我们的人生发展，给予我们心灵鸡汤般的精神滋养。

这正如泰戈尔在谈到文学与我们人类未来的关系时所说：“用文学去点燃未来的万家灯火。”

为此，我们特别编辑了这套《感悟文学大师经典》丛书，主要收录了鲁迅、郑振铎、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鲁彦、梁遇春、许地山、萧红、瞿秋白、闻一多、缪崇群、穆时英、丘东平、滕固、蒋光慈、叶紫、刘半农、邹韬奋、李叔同、苏曼殊、朱湘、柔石、庐隐、戴望舒、章衣萍、钱玄同、彭家煌、刘云若、洪灵菲、石评梅、夏丏尊、胡也频等作家的一百部有影响的作品，既有诗歌、散文、杂文，评论，也有长、中、短篇小说，还有戏剧等作品，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对当时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和其他种种社会生活，做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描绘，是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本套丛书选文广泛、丰富，且把阅读文学与掌握知识结合起来，既能增进广大读者阅读经典文学的乐趣，又能使我们体悟人生的智慧和哲理。

本套图书格调高雅，知识丰富，具有极强的可读性、权威性和系统性，非常适合广大读者阅读和收藏，也非常适合各级图书馆装备陈列。

目 录

云萝姑娘.....	1
思潮.....	10
乞丐.....	14
侦探.....	18
前途.....	22
豆腐店的老板.....	29
苹果烂了.....	39
亡命.....	56
恋史.....	63
狂风里.....	69
破灭.....	74
壮志长埋.....	78
树荫下.....	82

云萝姑娘

这时候只有八点多钟，园里的清道夫才扫完马路。两三个采鸡头米的工人，已经驾小船，荡向河中去了。天上停着几朵稀薄的白云，水蓝的天空，好像圆幕似的覆载着大地，远远的景山正照着朝旭，青松翠柏闪烁着金光。微凉的秋风，吹在河面，银浪轻涌，园子里游人稀少，四面充溢着辽阔清寂的空气。在河的南岸，有一个着黄色衣服的警察，背着手沿河岸走着，不时向四处瞭望。

云萝姑娘和她的朋友凌俊在松影下缓步走着。云萝姑娘的神态十分清挺秀傲，仿佛秋天里冒霜露开放的菊花。那青年凌俊，相貌很魁梧，两道利剑似的眉，和深邃的眼瞳，常使人联想到古时的义侠英雄一流的人。

他们并肩走着，不知不觉已来到河岸。这时河里的莲花早已香消玉殒，便是那莲蓬也都被人采光，满河只剩下些残梗败叶，高高低低，站在水中，对着冷辣的秋风抖颤。

云萝姑娘从皮夹子里拿出一条小手巾，擦了擦脸，仰头对凌俊说道：“你昨天的信，我已经收到了，我来回看了五六遍。但是凌俊，我真没法子答复你！……我常常自己怀惧不知道我们将弄成什么结果，……今天我们痛快谈一谈吧！”

凌俊嘘了一口气道：“我希望你最后能允许我，……你不是曾答应作我的好朋友吗？”

“哦！凌俊！但是你的希冀不止作好朋友呢？……而事实上阻碍又真多，我可怎么办呢？……”

“云姊！……”凌俊悄悄喊了一声，低下头长叹，于是彼此静默了五分钟。云萝姑娘指着前面的椅子说：“我们找个坐位，坐下慢慢

的谈吧！”凌俊道：“好！我们真应当好好谈一谈，云姊！你知道我现在有点自己制不住自己呢！……云姊！天知道：我无时无刻不念你，我现在常常感到做人无聊，我很愿意死……”

云萝在椅子的左首坐下，将手里的伞放在旁边，指着椅子右首让凌俊坐下。凌俊没精打彩坐下了。云萝说：“凌俊！我老实告诉你，我们前途只有友谊，——或者是你愿意作我的弟弟，那么我们还可以有姊弟之爱。除了以上的关系，我们简直没有更多的希冀。凌弟！你镇住心神。你想想我们还有别的路可走吗？……我实在觉得对不起，自从你和我相熟后，你从我这里学到的便是唯一的悲观。凌弟！你的前途很光明，为什么不向前走？”

“唉！走，到哪里去呢？一切都仿佛非常陌生，几次想振作，还是振作不起来。我也知道我完全糊涂了……可是云姊！你对我绝没有责任问题。云姊放心吧！……我也许找个机会到外头去飘泊，最好被人一枪打死，便什么都有了结局……”

“凌弟！你这些话越说越窄。我想还是我死了吧！我真罪过。好好的把你拉入情海。——而且不是风平浪静的情海——我真忧愁，万一不幸，就覆没在这冷邃的海底。凌弟！我对你将怎样负疚呵！”

“云姊！你到底为了什么不答应我，你不爱我吗？……”

“凌弟！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果真不爱你，我今天也绝不到这里来会你了。”

“云姊！那末你就答应我吧！……姊姊！”

云萝姑娘两只眼睛，只怔望着远处的停云，过了些时，才深深嘘了口气说：“凌弟！我不是和你说过吗？我要永远缄情向荒丘呢！……我的心已经有了极深刻的残痕……凌弟，我的生平你不是很明白的吗？……凌弟，我老实说了吧！我实在不配受你纯洁的情爱，

真的！有时候，我为了你的热爱很能使我由沉寂中兴奋，使我忘了以前的许多残痕，使我很骄傲，不过这究竟有什么益处呢！忘了只不过是暂时忘了！等到想起来的时候，还不是仍要恢复原状而且更增加了许多新的毒剑的刺剝……凌弟！我有时也曾想到我实在是在不自然的道德律下求活命的固执女子……不过这种想头的力量，终是太微弱了，经不起考虑……”

凌俊握着云萝姑娘的手，全身的热血，都似乎在沸着，心头好像压着一块重铅，脑子里觉得闷痛，两颊烧得如火云般红。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只一口一口向空噓着气。

这时日光正射在河心，对岸有一只小船，里面坐着两个年轻的女子，慢慢摇着划桨，在那金波银浪上泛着。东边玉虫东桥上，车来人往，十分热闹。还有树梢上的秋蝉，也哑着声音吵个不休。园里的游人渐渐多了。

云萝姑娘和凌俊离开河岸，向那一带小山上走去。穿过一个山洞就到了那园子最幽静的所在。他们在靠水边的茶座上坐下，泡了一壶香茗喝着。云萝姑娘很疲倦似的斜倚在藤椅上。凌俊紧闭两眼，睡在躺椅上。四面静悄悄，一些声息都没有。这样总维持了一刻钟。凌俊忽然站起身来，走到云萝姑娘的身旁，低声叫道：“姊姊！我告诉你，我并不是懦弱的人，也不是没有理智的人，姊姊刚才所说的那些话，我都能了解，……不过姊姊，你必要相信我，我起初心里，绝不是这么想。我只希望和姊姊作一个最好的朋友，拿最纯洁的心爱护姊姊。但是姊姊，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什么时候竟恋上你了，……有时候心神比较的镇定，想到这一层就不免要吃惊……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我就有斩钉断铁的利剑，也没法子斩断这自束的柔丝呢。”

“凌弟！你坐下，听我告诉你，……感情的魔力比任何东西都厉害，它能使你牺牲你的一切，……不过像你这样一个有作有为的男儿，应当比一般的人不同些。天下可走的路尽多，何必一定要往这条走不通的路走呢！”

凌俊叹着气，抚着那山上的一个小削壁说：“姊姊！我简直比顽石还不如，任凭姊姊说破了嘴，我也不能觉悟……姊姊，我也知道人生除爱情以外还有别的，不过爱情总比较得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吧！我以为一个人在爱情上若是受了非常打击，他也许会灰心得什么都不想作了呢！……”

“凌弟！千万不要这样想，……凌弟！我常常希望我死了，或者能使你忘了我，因此而振作，努力你的事业。”

“姊姊！你为什么总要说这话？你若是憎嫌我，你便直截了当的说了吧！何苦因为我而死呢……姊姊，我相信我爱你，我不能让你独自死去。……”

云萝姑娘眼泪滴在衣襟上，凌俊依然闭着眼睡在躺椅上。树叶丛里的云雀，啾啾叫了几声，振翅飞到白云里去了。这四境依然是静悄悄的一无声息，只有云萝姑娘低泣的幽声，使这寂静的气流，起了微波。

“姊姊！你不要伤心吧！我也知道你的苦衷，姊姊孤傲的天性，别人不能了解你，我总应当了解你……不过我总痴心希冀姊姊能忘了以前的残痕，陪着我向前走。如果实在不能，我也没有强求的权力，并且也不忍强求。不过姊姊，你知道，我这几个月以来精神身体都大不如前，……姊姊的意思，是叫我另外找路走，这实在是太苦痛的事情。我明明是要往南走，现在要我往北走。唉，我就是勉强照姊姊的

话去作，我相信也只是罪恶和苦痛，姊姊！我说一句冒昧的话……姊姊若果真不能应许我，我的前途实在太暗淡了。”

云萝姑娘听了这话，心里顿时起了狂浪，她想：问题到面前来了，这时候将怎样应付呢？实在的，在某一种情形之下，一个人有时不能不把心里的深情暂且掩饰起来，极力镇定说几句和感情正相矛盾的理智话……现在云萝姑娘觉得是需要这种的掩饰了。她很镇定的淡然笑了一笑说：“凌弟！你的前途并不暗淡，我一定替你负相当的责任，替你介绍一个看得上的人……人生原不过如此……是不是？”

凌俊似乎已经看透云萝的强作达观的隐衷了，他默然的嘘了一口气道：“姊姊！我很明白，我的问题，绝不是很简单的呢！姊姊！……我请问你，结婚要不要爱情……姊姊！我敢断定你也是说‘要的’。但是姊姊，恋爱同时是不能容第三个人的……唉，我的问题又岂是由姊姊介绍一个看得上的人所能解决的吗？……”

这真是难题，云萝默默的沉思着。她想大胆的说：“弟弟！你应当找你爱的人和她结婚吧，”但是他现在明明爱上了她自己……假若说：“你把你精神和物质划个很清楚的限界，你精神上只管爱你所爱的人，同时也不妨作个上场的傀儡，演一出结婚的喜剧吧……”但这实在太残忍，而且太不道德了呵，……所以云萝虽然这么想过，可是她向来不敢这么说，而且当她这么想的时候，总觉得脸上有些发热，心头有些红肿，有时竟羞惭得她流起眼泪来！

“唉！这是怎么一个纠纷的问题呵！”云萝姑娘在沉默许久之后，忽然发出这种的悲叹的语句来，于是这时的空气陡觉紧张。在他们头顶上的白云，一朵朵涌起来，秋风不住的狂吹。云萝姑娘觉得心神不能守舍，仿佛大地上起了非常的变动，一切都失了安定的秩序，什么都露着空虚的恐慌。她紧张地握住自己的颈项，她的心房不住的跳跃，

她愿意如絮的天幕，就这样轻轻盖下来，从此天地都归于毁灭，同时一切的纠纷就可以不了了之了。但是在心里的狂浪平安以后，她抬头看见凌俊很忧愁的望着天。天还是高高站在一切之上，小山，土阜和河池一样都如旧的摆列在那里，一切还是不曾变动。于是她很伤心的哭了。她知道她的幻梦永远是个幻梦，事实的权力实在庞大，她没有法子推翻已经是事实的东西，她只有低着头在这一切不自然的事实之下生活着。

太阳依着它一定的速度由东方走向中天，又由中天斜向西方，日影已照在西面的山顶，乌鸦有的已经回巢了；但是他们的问题呢，还是在解决不解决之间。云萝姑娘站了起来说：“凌弟！我告诉你，你从此以后不要再想这个问题。好好的念书作稿，不要想你怯弱的云姊，我们永远维持我们的友谊吧！……”

“哼！也只好这样吧。——姊姊你放心呵，弟弟准听你的话好了！”

他们从那山洞出来，慢慢的走出园去，晚霞已布满西方的天，反映在河里，波流上发出各种的彩色来。

那河边的警察已经换班了，这一个比上午那一个身体更高大些，不时拿着眼瞟着他们。意思说：“这一对不懂事的人儿，你们将流连到什么时候呢！……”

云萝姑娘似乎很畏惧人们尖利的眼光。她忙忙走出园门坐上车子回去，凌俊也就回到他自己家里去。

云萝坐在车子上回头看见凌俊所乘的电车已开远，她深深的吐了一口气，心里顿觉得十分空虚。她想到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只有灵魂不能和身体分离，同时感情也不能和灵魂分离，那么爱情向荒丘又怎么作得到呢！但是要维持感情又不是单独维持感情所能维持得了的呵！

唉！空虚的心房中，陡然又生出纠纷离乱的恐怖，她简直仿佛喝多了酒醉了，只觉得眼前一切都是模糊的。不久到了家门才似乎从梦中醒来，禁不住又是一阵怅惘！

这时候晚饭已摆在桌上，家里的人都等着云萝来吃饭。她躲在屋里，擦干了眼泪，强作欢笑的，陪着大家吃了半碗饭。她为避免别人的打搅，托说头痛要睡。她独自走到屋里，放下窗幔，关好门，怔怔坐在书案前，对着凌俊的照片发怔。这时候，窗外吹着虎吼的秋风，藤蔓上的残叶，打在窗棂上，响声瑟瑟，无处不充满着凄凉的气氛。

云萝姑娘在秋风黄栗声里，噓着气，热泪沾湿了衣襟。把凌俊给她的信，一封封看过。每封信里，都仿佛充溢着热烈醇美的酒精，使她兴奋使她迷醉，但是不幸……当她还从迷醉醒来后，她依然是空虚的，并且她算定永久是空虚的。她现在心头虽已有凌俊的纯情占据住了，但是她自己很明白，她没有坚实的壁垒足以防御敌人的侵袭，她也没有柔丝韧绳可以永远捆住这不可捉摸的纯情……她也很想解脱，几次努力镇定纷乱的心，但是不可医治的烦闷之菌，好像已散布在每一条血管中，每一个细胞中，酿成黯愁的绝大势力。云萝想到无聊赖的时候，从案头拿起一本小说来看，一行一行的看下去。但是可怜那里有一点半点印象呢，她简直不知道这一行一行是说的什么，只有一两个字如“不幸”或“烦闷”，她不但看得清楚，而且记得极明白，并且由这几个字里，联想到许许多多她自己的不幸和烦闷。她把书依然放了，到床上蒙起被来，想到睡眠中暂且忘记了她的烦闷。

不久，云萝姑娘已睡着了。但是更夫打着三更的时候，她又由梦中醒来。睁开眼四面一望，人迹不见，声息全无，只有窗幔的空隙处透进一线冷冷的月光，照着静立壁间的书橱，和书橱上面放着的古瓷花瓶，里边插着两三株开残的白菊，映着惨淡的月光益觉瘦影支离。

云萝看了看残菊瘦影，禁不住一股凄情，满填胸臆。悄悄披衣下床，轻轻掀开窗幔，陡见空庭月色如泻水银，天际疏星漾映。但是大地如死般的沉寂，便是窗根下的鸣蛩也都寂静无声，宇宙真太空虚了。她支颐怔忡坐案旁，往事如烟云般，依稀展露眼前。在她回忆时，仿佛酣梦初醒，——她深深的记得她曾演过人间的各种戏剧，充过种种的角色，尝过悲欢离合的滋味。但是现在呢，依然恢复了原状，度着飘零落寞的生活，世界上的事情真是比幻梦还要无凭……

她想到这里忽见月光从书橱那边移向书案这边来了。书案上凌俊的照片，显然的站在那里。她这时全身的血脉似乎兴奋得将要冲破血管，两颊觉得滚沸似的发热。“唉！看太愚蠢呵！”她悄悄自叹了。她想她自己的行径真有些像才出了茧子的蚕蛾，又向火上飞投，这真使得她伤心而且羞愧。她怔怔思量了许久，心头茫然无主，好像自己站在十字路口，前后左右都是漆黑，看不见前途，只有站着，任恐怖与 惶的侵袭。

这时月光已西斜了，东方已经发亮，云萝姑娘，依然挣扎着如行尸般走向人间去。但是她此时确已明白人间的一切都是虚幻。她决定从此沉默着，向死的路上走去。她否认一切，就是凌俊对她十分纯挚的爱恋，也似乎不足使她灰冷的心波动。

从这一天起，她也不给凌俊写信。凌俊的信来时，虽然是充溢着热情，但她看了只是漠然。

有一天下午，她从公事房回家，天气非常明朗，马路旁的柳枝静静的垂着，空气十分清和。她无意中走到公园门口停住了，园里的花香一阵阵从风里吹过来，青年的男女一对对在排列着的柏树荫下低语漫步。这些和谐的美景，都带着极强烈的诱惑力。云萝也不自觉走进去了。她独自沿着河堤，慢慢的走着。只见水里的游鱼一队队的浮

着泳着，残荷的余香，不时由微风中吹来。她在河旁的假山石旁坐下了，心头仿佛有什么东西压着，又仿佛初断乳的幼儿，满心充满着不可言说的恋念和悲怨。她想努力的镇定吧，可恨她理智的宝剑，渐渐的钝滞了，不可制的情感之流，大肆攻侵，全身如被燃似的焦灼得说不出话来。于是她毫不思索的打电话给凌俊，叫他立刻到公园来。当她挂上电话机时，似乎有些羞愧，及似乎后悔不应当叫他。但是她忙走到和凌俊约定相会的荷池旁，不住眼盯着门口，急切的盼望看见凌俊傲岸的身体，……全神经都在搏搏的跳动，喉头似乎塞着棉絮，呼唤都不能调匀，最后她低下头悄悄的流着眼泪。

思潮

开着窗户，对着场圃，很惬意的眺望；绿草刚刚萌芽，碧桃却含着无限的春意，对人微微笑着——轻盈而娇艳；花影射在横塘里，惹得鱼儿上下的追逐；清闲快乐，这么过一生，便北面封王也比不上这个好呵！在这波清气爽的境地，几个亲密的朋友，拉着手在这草地上散步，唱着甜美的歌儿，天上的安琪儿都要羡慕呢！要是倦了，就坐在这块滑润的石头歇着，听水声潺潺地流着，正是一种天然的音乐，这石头多么“玲珑剔透”呵！……呀！像是甚么地方也有这么一块？……哦！不错，三个卷着头发，露着雪白小腿，蓝眼睛白脸蛋的小女孩，倚在那石头上，三四个游公园的男学生，拿着照像器给她们拍照，那个顶小的，忽然垂着眼皮，突着嘴叫道：“萧妈！我生气啦！”这个声音娇憨而清脆，惹得四围许多男的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张着嘴，眯着眼，嘻嘻哈哈地笑个不住。奇怪呵！他们真像上了机器似的，嘴里不住叫着：“这孩子真有意思！……真有意思，嘻嘻嘻！”眼睛眯着，不细看简直看不出缝来。

一个老头，一只手拿着一根拐杖；一只手摸着胡子：弯曲着腰，也是“哈哈”地笑；她更奇怪，倚在小山石上，一边张着嘴笑得唉呀，唉呀的，一边眼泪却好像“断线珍珠般”往下坠。

忽然大家都寂静了，许许多多的眼神，都集中在那三个天真烂漫的孩子身上；她们也很知道照相是一件很要注意的事情；挺直了腰，放好手，仰着头，碧蓝的三对小眼，也都聚精会神，对着相架那边望着，现在已是准备好了，一个男学生笑着对她们说：“别动呵！要照啦！”忽然顶小的那个，眼睛一转，不知想起甚么？赶紧转过头来，对着她那个看妈嚷道：“你瞧，你瞧，那边一只小狗狗；……一只狗

狗，”说着小手不由得举起来往远处——一只西洋狮子狗伏的地方指着；跟着小腿不觉得抬起来，一步一步的向前迈，渐渐迈得更快，竟跑着追起那个小狗来了。

许多经过她们旁边的游人，都站住看她们；起初人们都怔怔地望着她——追小狗的女孩子；灵魂都被她那活泼天真的微妙勾了去，寂静和幽秘是这时候的空气；忽然一回头，见那两个稍大的女孩子，仍旧很稳静的站在那里，预备和希望照一张很整齐的相；这才提醒大家，一阵哈哈的笑声，立刻破了空气的寂静。

她追着小狗，跑得累了，细弱的娇喘，涨得柔嫩的面皮，红艳直像浇着露水，新开的紫玫瑰花。额上的头发，也散了下来，覆在脸上；小手不住在胸口摩挲，望了众人一眼，又落落跳跳地跑开了；跑到萧妈面前，接了小白帽子，斜歪着戴在头上，憨皮的样子和稚琴简直差不多；当天热的时候，在大马路上不是时常看见稚琴戴着那顶白蓬布帽子摇摇摆摆的走过吗？得意而且活泼的神情，时时从她眼睛里流露出来；公司门口那架大镜子，当她走过这里的时候，必要照一回。

照镜子原是靠不住的事情啊！从前新世界里放着八架镜子，每一架镜子，把人照成一个样子，八架镜子就把人照成八个样子，德福她长得极胖——在学堂里验起身体来，她的体重总在一百五十斤以上，可是她极不相信她是真胖，那天她逛新世界，看见一个个来逛的太太小姐们，都很细挑，竟惹起她的怀疑心来：“我果比她们胖吗？”这个念头老在她心里起伏，恰好她走到这架镜子面前——一个照人细长的镜子里，立刻露出一个“长身玉立”的她，这一喜欢真非同小可啊！她不觉自言自语的道：“人家都说我胖，块头不大好看，他们真是没眼睛呢！绍玉她在咱们一堆算是顶小顶瘦的了，可是和我也差不多呢！到底是镜子有准啊！”